

往事知多少

陳德蓀

一、蘊育和成長

民國四十三年秋，同學們懷著無比興奮的心情加入了白衣天使的行列，每個人都在充滿了探索人體奧妙的好奇下，進入了甫成立一年的「台灣省立護理專科學校」。樸實的衣著，清湯掛麵的髮型，嘻笑歡樂，相聚一堂。如今；黑髮已然成為銀髮，四十幾年的歲月，瞬間流逝。回憶往事，歷歷在眼前，點滴在心頭，現就記憶所及拾若干於後，願與我「北護人」共同分享。

護專第一屆同學，溫柔婉約，氣質典雅，同時又是台灣護理專科學制的先鋒班，在得天獨厚的學習環境下，經過一年學科訓練後，分發至各醫院實習，由於他們高雅的氣質，豐富及純熟的護理技能，獲得實習場所醫療及護理部門長官的肯定和好評，打響了「省立護專」的知名度，為我們後進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第一屆學姐們開疆拓土的辛勞，是值得我們尊敬和感激的。

進入學校的第一年，校舍在內江街，一進校門，面對木樓一座，樓下是校長及行政人員的辦公室，二樓是我們的「大宿舍」，一年級學生規定住校，四十個同學住在一室，夠大吧！床是上、下兩層，上層同學翻身，下層就會「微震」，「同居」一年下來，個個練就了防震的耐力和耳朵的忍工，任憑四周鼾聲此起彼落，也能安然入睡。地面是木板，已破舊不堪，走路要「顛」起腳尖，否則準會驚動樓下辦公室的「家長大人—夏德貞校長」，她常說的是：「妳們又在樓上作怪了？」天曉得我們已經夠「輕」了。由此當可體會當年我們住宿環境的一般，除此之外，有生活訓練、晚自習，例假日始可外出等之規定……要會見親友，就得等到下課後登記才可以會客，有的同學為避免男朋友「曝」光，只得忍耐，假日再相會了，與現在全然不同吧！

完成第一年基礎學科訓練後，第二年開始，每週上課，也有實習，說到實習真是有歡笑也有感傷，高興的事很多，例如一年級住宿學校定時的作息時間，有了巨大的突破，開始時非常嚮往，一來可以學以致用，再者結束一天的實習，返校途中可任意在街上溜達一下，有份自由遨翔的喜悅和滿足，套句現在的口語「真夠酷」--慾望不大吧！

另外要學習的還很多，除了病患的護理不說，其他要記的更多，老師說：「換藥的鑷子、碗、消毒罐、體溫計罐……要用煮沸消毒。口表、剪刀、發藥杯等……要用消毒水泡，實在夠記的。有一天同學打開消毒鍋（當時病房一般器械多用煮沸消毒），驟然發現鍋內竟有一堆扭曲變形的發藥杯（塑膠杯），及一大包用紗布包好的體溫計，此一情景，真使帶實習的老師目瞪口呆，這些僅是

實習百態之一罷了。

當時實習的方式與現在也大不相同，一個實習場所都由一位老師負責指導，同學們的派班是由護理長指派，每位同學分到不等人數的病人，統一做治療或發藥等工作，是屬「功能性」護理。在八小時工作時間中，同學們除了寫記錄，其他時間多半在「走」和「站」，很少坐在辦公室，所以直到如今我們非常會走路，走幾個小時也不會感到類。除了學習如何做好護理工作外，個案的作業有個案報告以及實習報告，個案討論會由醫師、護理人員及學生一起參加。

第三年則是全部實習，趣事及可追憶的事更多，先談住宿；多是住在實習場所常駐地是台北醫院（現市立中興醫院），夏校長也住在護士宿舍中，校長與該院護理部王素雲主任是好朋友，所以在宿舍中常會碰到夏校長。當時學生少，夏校長幾乎可以全部叫出我們的名字，正因如此，生活細節無法逃過她老人家的「法眼」，衣服有沒有平整，帽子、鞋子夠不夠潔白，都得隨時提高警覺，不可稍有疏忽，以免在她老人家腦海中留下「缺點」，感到愧對校長。提起夏校長，相信老校友馬上會想起一張慈祥愛笑、白白的臉，不准我們用湯匙吃飯的傳統女性風格，她說：「又不外國人，吃飯要用筷子，才有中國女孩的風度。」接著可愛的笑容又掛上了她的臉。

再談洗澡吧，當時仍承襲日治時期大澡堂的設施，中間一座大水池，大家可在池邊勺水洗澡，四週有小隔間，如要享受獨浴，則必須用水桶提水每天三班下班，同學們都像衝鋒隊，以最快的速度衝到宿舍，衝到浴室「佔領」小隔間洗澡，學弟妹們，你們能想向得出這種情景嗎？這就是那時候的宿舍風光。

在實習方面最值得回味的是，獨自一個人上夜班了。畢業前每位同學都會各上大、小夜班一週，小夜班還算好，有先生（當時我們對病房護理人員的稱呼）一起上班，但大夜班就僅學生一人獨當一面了，四十至五十床病患的治療、發藥以及處置都由一個人負責。「紅燈」聲劃過寧靜的夜空，使人不自覺的跳起來，我最後決定還是不停的巡視病人病情來的妥當，當然嚐到了南丁格爾女士持燈巡迴病房的感受。就在擔心和緊張的心情下完成了夜班實習，結束時感到蠻自豪的，也很有成就感，這段實習也奠定了事後同學們就業時能馬上適應夜班工作基礎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事情是三年級在桃園衛生院實習公共衛生，剛巧遇上幾十年不多見的流行性感冒，北部地區各學校，機關均紛紛停課、停班，當然我們也都病倒了，實習也停了，但是大家都沒有回家，留在桃園，輪流照顧生病的同學，其關懷扶持之情，猶如手足，也自此體會到病人的苦楚以及護理人員之重要性。

二、花開結果

我畢業於四十六年夏天，留校任職，角色由學生轉為教師，除擔任課室教學外，同時要帶實習。護理教學方式漸漸改變，教師除課堂教學外，同時要擔任該科實習指導，剛開始時老師人數與現在相差很多，我們要負責個案討論，護理計畫、實習報告及個案報告的批閱和修改。高年級學生的實習多靠病房護理長及護理人員的輔導，「班」由護理長指派與病房護士共同分擔臨床的護理工作，當人力不足時，學校老師也會負責病房行政工作，儼如病房的一份子。以後隨著實習目標及實習方式的改變，醫院護理模式的修改，由「功能性護理」到「成組護理」、「全責護理」--以及護理教師人數的增加，而演變到今天的實習模式。

回顧「北護」三十多年的演變—自我入校至退休（民國四十三年至七十六年），可以說從無到有，自破舊的木樓到石碑的建校和遷校，在此時間中匯集了大家的辛苦和努力，得來不易，值得大家珍惜和愛護。

三、外一章—母校總務生涯心得

民國七十年台北地區省立專科學校均改為國立，本校更名為「國立台北護理專科學校」，首任校長是本校校友沈蓉女士，也是我畢業校友第一次出任母校校長之職，校友們均感到無限振奮和歡欣，大家都立志為母校盡一份心力。教育部撥款興建石碑校區，依規定總務主任需具教員資格，郭紹曾主任申請退休，出乎意外的是沈蓉校長竟會起用一位護理人員擔任總務主任，就在感動和感恩的心情下，我毅然接受了沈校長的任命，接下了總務的重任，也邁進了歷時五年艱辛的建校工作。

說它艱辛絕非虛言，首先是行政與教學，差異很大，再者總務與護理相距也很遠，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考驗和挑戰。五年來我非常努力學習，協助完成土地徵收作業，校舍藍圖規劃、工程發包、驗收以及很多意想不到的工作。學校的一草一木，各單位的一舉一動，都似與總務有關，事情的成敗，總務都有一份事先和事後的責任。這些對一個具護理背景者來說，完全是很「難」的，也是很「苦」的，幸賴記取了師長們教育要旨；護理人員隨時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運用「護理過程」處理你周圍的問題。用心的經營總務工作，隨時鞭策自己，鼓勵自己，在沈校長的支持和信任、總務處同仁的同心協力，以及各處室同仁配合下，總算歷經驚濤駭浪，克服萬難，終於完成了石碑建築的雛形。雖尚不盡如人意，誠如孫劍青教授所言，在石碑改建校舍，擴建校區的經過中是有其艱辛的歷程，在此我非常誠懇的說，大家都付出畢生的經歷，力求校區規劃的理想，當時參與規劃的人員，均都本著「護專人」的精神和責任，把他當作自己的母校去經營和開拓。時逢建校五十週年，回顧走過的從前，述我之所見，

與大家分享「北護」的過去，緬懷學校成長之不易，珍惜所有，期望更燦爛的明天。